

中国经典阅读

儒林外史

菁华

注释本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中国经典阅读

儒林外史菁华

吴敬梓 著
高 岳 选注

上海遠東出版社



出版说明

作为《中国经典阅读》丛书的一类，本社首先选择了十种古典小说出版。这十种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今古奇观》和《聊斋志异》。

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者，无疑是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它们对最广大的民众来说，影响的深远是首屈一指的。即使是目不识丁的老妪，或者是天真烂漫的儿童，都对刘关张、曹操、诸葛亮的故事始末，林冲、鲁智深、宋江、武松、李逵的情节断片，孙悟空、猪八戒的趣闻传说，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等等有所了解并津津乐道。虽然有些不免是戏剧、曲艺乃至荧屏的推波助澜之功，但木本水源，演绎这些故事的依据毕竟是以文字形式流传的小说读本。许许多多读者说，童





感谢阅读

年时代从看连环画开始，进而读节选本，最后读原著，尽管有的地方朦朦胧胧，半懂不懂，但还是被这些古典小说深深吸引住了。成年以后，繁忙工作之余，厌倦了某些言情小说与电视闹剧，泡一杯清茶，坐在书桌边或躺在沙发上，随心所欲，翻读这些小说的一段，有时不禁笑出声来，或者把卷沉思，浮想连翩，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优秀古典小说千古不移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些小说的部头比较大，有的地方显得冗杂，封建糟粕也难免掺杂其中，这是时代的烙印，真所谓不可苛求于前人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了选编一套优秀古典小说菁华本的想法，即选辑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对一些较难理解的字词与古代典章制度略作注释，使读者在紧张的学习、工作暇余，花费不多的时间，领略这些名著的菁华，这既是一种积极的调节，更能“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提高鉴赏能力与写作水平。

我们选定的十种名著，前九种都是古典白话小说，对于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一般读者来说，有了一定的注释，阅读理解将不会有什么困难。





最后一种《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我们采用难字注音，略有释义，并附白话译文的办法，相信会对读者有所帮助。从能流畅地阅读古典白话小说过渡到也能顺利地欣赏文言小说，意味着能力的提高。语言的发展有其本身的逻辑，作为中国人来说，除了熟练使用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主要是文言），也应有所了解。阅读文言短篇小说，尤其是像《聊斋志异》这样的杰出作品，自然是取得进步的、事半功倍的捷径。

我们的注释原则大体是：对于常用字一般不注音释义；次常用字则酌情选注；常用字、次常用字以外者尽量多注，但也以简明，不妨碍阅读为前提。凡是前文已经注释过了的，后文重又出现的，估计读者不会存在理解困难的，一般不再重注。词语的注释，如果其中有常用字，又没有异读音，则按惯例，用“-”代表其音符。读者只要翻阅每种书的几页，就会大体明白我们的注释体例。

我们约请了上海和山东的十一位文史专家学者为这十种古典小说撰写了前言。他们对这些名著的透辟独到的分析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与欣赏。尤其在读完菁华本后再翻阅前言，感受会





感谢阅读

更深刻,也许将引发阅读原著的兴趣。这十一位名家(按姓氏笔画排列)是:

齐森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孙 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李时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

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邵循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与郭豫适合作)

袁世硕(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伯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

郭豫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与邵循瑛合作)

黄 霖(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

魏同贤(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

我们也愿借此机会向这些对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倾注了热情和心血的前辈学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



前 言

何满子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旧小说中有不少讥嘲人生、抨击世情的书,但只有《儒林外史》,才称得上是完善意义的讽刺小说。后来又在《叶紫作〈丰收〉序》里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这番话是慨叹人们轻忽了《儒林外史》这部伟大而生命力永不衰竭的小说的。

拿它和同时代出现的伟大小说《红楼梦》相比,《儒林外史》要被冷落得多。这里面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世人读小说常被戏剧性的情节所吸住,《儒林外史》恰巧是全书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结构。正如鲁迅所说:“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





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亦即另一学者吴组缃称之为“连环短篇”这样一种建构。吴敬梓为了使小说更广泛地反映和评判现实生活，蓄意打破传统小说的侧重故事的系统和完整的格局，创造了一种类似现代西方小说的“生活流”的新形式。这种写法正像作者引领着读者一路游览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看了一个又一个，使各种人间现象一一呈现，各种人物自己显露出本相，人物和行为的该褒该贬，由读者自己作出，当然，作者对他所提供的生活现象的是非爱憎，是隐藏在他的绘写之中的。

胡适曾说吴敬梓的文学手段比曹雪芹高明，这固是他的一家之见。将两部名著判定孰高孰低是不科学的，不能说没有偏私；但吴敬梓是宋明以来白话小说作家中传统文化学养最丰厚，理性思维最出众的一位，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以小说艺术言，《红楼梦》无疑堪称中国传统小说的顶峰，但它毕竟是从《金瓶梅》以来人情小说的轨道上发展而来的结果，或可说是光辉的总结。《儒林外史》则不论意象或形象结构都是开创型或“先锋型”的。它开创了一条小说直接干预现实





生活的流脉,后来出现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海上花列传》等谴责小说,不论命意或结构,都是《儒林外史》的摹仿。《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就不讳言结构方法的来由,说“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只是学生不如老师,后来的谴责小说都是《儒林外史》的劣化——虽然在晚清仍是几部可读的小说。

评论家们,从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起,都论定《儒林外史》是反对科举制度的小说,这当然不错。吴敬梓用人物形象揭示了科举取士制度压抑、扭曲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训练出一群废物,成了社会进步的负面人物。但《儒林外史》所诉述的远不止此,吴敬梓是以小说形式清醒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第一人。这种痼疾性的危机是通过对各式知识分子的灵魂拷问,通过城乡各种场景中人物的精神颓败的绘写表述出来的。对这种文化危机的警觉,直到一百年后,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才由龚自珍以诗歌和评论大声呼喊出来。

为什么吴敬梓会成为洞察危机的先知? 这





和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生平经历有关,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生平的大概。

吴敬梓(1701—1754),安徽全椒人。字敏轩,又字粒民;因他的书斋称“文木山房”,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又因为从家乡全椒迁移在南京,定居于秦淮河上,故又自称秦淮寓客。祖上移籍到全椒以前,原居于江苏六合。从吴敬梓的曾祖一辈起,累世科甲鼎盛。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和著名诗人王士禛同榜,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祖父一辈吴晟是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吴昺是康熙三十年(1691)榜眼(进士殿试第二名)。吴敬梓的亲祖父吴旦以太学生考授州同知。父亲吴霖起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拔贡,曾任江苏赣榆县教谕;但一说吴敬梓的生父是吴雯延,把他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这点研究者尚有争论,但似可不必细究,对我们理解作家、作品的关系不大。总之,吴家是缙绅世家,六十年中一家有进士、举人等功名和出仕的官员十四五人,贡生秀才还不计在内,这是中国从隋唐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来都罕见的。



吴霖起死于吴敬梓考取秀才的雍正元年(1723),其时吴敬梓二十三岁。吴家这个大家庭虽然表面上仍繁荣旺盛,但子弟良莠不齐,已呈现出败落的迹象。吴霖起一死,近族亲戚、豪奴门客相互勾结,纷纷来攘夺吴敬梓的财产,发生了吴敬梓后来在《移家赋》中所追叙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谮”的夺产纠纷。这事给了青年吴敬梓以极大的刺激,使他看清了封建官僚家族伦常道德的虚伪性质。那些开口孔孟、闭口仁义的衣冠人物的丑恶灵魂,在这位敏感的青年眼里暴露无遗,吴敬梓因而萌生了和那些仰仗门第和祖产混迹人间的庸俗之辈分道扬镳的念头。从此决意离开故乡,告别这些可厌的人们,追求理想的人生,于是肆意挥霍家产,三十岁以前就将田产房屋变卖净尽。这之间还被人揩勒诈骗,他的财产是半出卖半被骗地送光的,《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破家的描写大体就是吴敬梓的自况。吴敬梓因此被认为是没出息的败家子的典型,招来庸夫俗子的嘲笑,如他在《减字木兰花》一词中所说的“田庐卖尽,乡里传为子弟戒”。在家乡人的白眼和炎凉的世态中,他傲然于三十三岁时移家南





感谢阅读



京,开始了卖文生涯。三十六岁,曾被地方官府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的考试,这是清朝前期为有学问有声望的文人所设的一种荣誉性考试,被举荐者称为“征君”,备受荣宠。但吴敬梓只参加了省试,就托病辞去了征辟。因为他在家乡这些年同各种上层人物的交往中,已经看透了衣冠中人的虚伪、颟顸、情操低劣、精神颓败,不愿与之伍,只能独善其身。《儒林外史》就是观察世相、体验人生的艺术结晶:“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从小说的整体形象,人们可以认知这个社会的颓败,并透露出传统文化的危机之深重。吴敬梓也企图设计出挽救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方案,这点将在后文稍加解释。

《儒林外史》之外,吴敬梓一世还创作了许多诗、词、文、赋,部分汇入在《文木山房集》中,上世纪又零星地发现了他的一些佚诗、佚文;另有研究《诗经》的《诗说》七卷,也已于不久前发现了原稿。但这些著作的价值和影响,都远不能和《儒



林外史》相比。

《儒林外史》假托描叙明代故事,除了第一回“楔子”是写元明易代之际的王冕故事外,正文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其实小说所展示的是清朝中叶十八世纪的社会风俗画和国民心灵史。小说从周进、范进等寒士发迹,揭露科场扭曲文人的灵魂的悲剧性的喜剧写起,陆续刻画了颟顸贪暴的官员胥吏,武断乡曲的劣绅土豪,迂腐鄙陋的八股儒士,追名逐利的野鸡名士,附庸风雅的纨绔公子,闯荡江湖的厚颜恶少,吃喝闯骗的各色帮闲,趋炎附势的商贾细民,乃至星相术士、和尚道士、优伶娼妓,多角度全方位地收摄了几乎各种社会群集的色相。吴敬梓的表现方法是,作者不从旁评价人物及其行为,而是让人物将自己的行为和灵魂向读者曝光。吴敬梓从不依仗苛细的描写和冗长的分析,只抓住人物喜剧性的刹那,让那些作伪者露出真相,让吹牛大王自出洋相,让可笑的人物正在得意忘形之际暴露其可笑亦复可怜的本相。只消三笔两笔,人物就活起来了,人物的行为包括心理活动都跃然纸上,吴敬

感谢
阅读





梓确是刻画人物性格的大师,《儒林外史》这幅社会风俗画便是靠人物的鲜活撑持起来的。关于这些,读者自能在阅读时感知,无庸在此解释,也无法一一解释。

只有一点须要特别提示: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小说,包括艺术成就最高的《红楼梦》在内,所有的人物性格十之八九都是一出场就定了型的,只是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使原来的性格更丰富、更完整罢了。《儒林外史》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却是在发展中完成其性格塑造的,这就更合于人物在环境中形成其性格的生活逻辑。如穷酸潦倒时的周进、范进们,一到功名显达之后,气度派头就大不一样。最鲜明的性格发展的例子是匡超人(牛浦郎亦然),这个本来是忠厚谨慎的乡村小知识分子,经过和猾吏潘三混了一阵,又和杭州的一批野鸡名士交游了一阵,环境的感染使这个本分的青年一下子变成了忘恩负义、停妻再娶、吹牛不打草稿的卑劣之徒,前后迥若两人,但细想这种性格的发展变化,是完全合于生活规律的。

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主要是揭露这个封建末



世的社会颓败，风俗的浇漓，道德的陵夷，这一切都可归总根于传统文化的危机。目睹这社会的痼疾，吴敬梓努力追索拯救的方略。但在儒家思想薰沐下成长的他，受时代的限制，只能从恢复三代礼治的空幻的理想上求出路，小说后半部的祭泰伯祠，平少保和汤镇台的靖边，萧云仙青枫城兴修水利和办学等情节，以古儒所提倡的礼、乐、兵、农来拯救社会。这当然是绝无可能的空想，但今人无权责怪吴敬梓，十八世纪的现实和思想材料没有给他提供更合理的改造社会的出路图景。

十八世纪的吴敬梓能站在丰富坚实的生活基础上，高瞻远瞩而又细微深刻地剖析这个社会的痼疾，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更可贵的是，《儒林外史》有当时十分珍异的近代人文主义的思想素质，特别表述在他对几个心爱人物的描写上。他浓墨重彩地叙写了身居高位的向鼎和下贱的优伶鲍文卿的生死之交。这是摒除阶级隔阂，贵贱攸分的人与人平等的交往，这一歌赞人格平等，向往人的尊严的部分，是吴敬梓饱含激情抒写的部分，也是最令人泣感的精彩部分，也





是这以前中国小说所未见的。

吴敬梓也未始不知道他的以礼乐兵农救治社会的方案是行不通的。从他在小说的结尾将维系社会风雅即文化命运的责任寄托给市井中的四位奇人，不仅透露了他的平民视野即人文主义精神，也表明他对追求恢复三代之隆的理想的失望。因此，书中的某些脱离现实的虚幻理想，不足以构成这部伟大的讽刺小说的重大缺陷，《儒林外史》无愧于中国古代小说中伟大经典的称号。

《儒林外史》向有五十回、五十五回、五十六回三说；据吴敬梓的姻亲晚辈金和称，它最早刻印于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768—1779）间，但现在见到的最早本子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五十六回本。有的研究者认为末回是伪作，也有人说第三十七回《送孝子西蜀寻亲》至第四十回《萧云仙广武山赏雪》是他人掺入的伪作，但都无实证。不过这几回确是写得较差的，比其他部分的形象饱满笔致出神来，被称为伪作的部分，艺术上确实逊色得多。

《儒林外史》不但是中国流传较广的小说，它





也是世界性的小说精品,十九世纪末起,它已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越南诸种民族语言的本子。世界各国的大型百科全书都有《儒林外史》的条目,给以极高的评价,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学的骄傲。

感谢
阅读

